

生/活/随/笔

黄水的闲适和激情



赵瑜

八月骄阳似火,正好休一会儿假,寻一处清凉。朋友圈有好友在炫耀:“黄水细细碎碎地下了一场小雨,加了件长袖,冷。”

我是坐动车去的。我和三个“文学女中年”一起,想去体会这种冷。石柱黄水镇是重庆人的避暑胜地,毕竟海拔高度摆在那里,所以夏天的时候,黄水是一定得去一趟的,算是了一个心愿。但就是奇怪,我以前居然没有去过。可能应了那个说法:越近的地方越不曾去,因为总觉得随时可以,都来得及。

我本猜想,就是一个镇,风景应和其他区县差不多。也许正因为没有太多期待,让我更对黄水的独特美景感到非常惊喜。白天的黄水像个小伙子,健康活力,朝气蓬勃。到著名的大风堡景区去逛逛,坐着观光车,十块钱,脸庞黑红、手脚粗壮的当地司机给你介绍景点。车在密林小路上迎风行驶,享受山间甜丝丝凉悠悠的空气,仿佛年轻了十岁。在我的旅游记忆中,这里和巴渝其他的山一样,层峦叠翠,郁郁葱葱,都找得出神似之地。但近2000米高的海拔带来的夏季优越气候,让此地格外有观赏性。在清凉的山顶,云朵仿佛触手可及,侧耳听,仿佛有大风吼鸣。森林连绵青翠,湖水清丽脱俗,当地人乡气纯朴,一说一个笑,好像和我们是一个生产队出来的。

月亮湖是适合谈恋爱的地方,这座高山人工湖泊,自上而下由3级水坝4个水域组成,总面积23公顷,库容量140万立方米,两岸林木茂密,湖水清澈见底。因在镇中心,交通极为方便,深得游客喜爱。我们三人环湖一周,看见几多亭子、野花、帐篷、石桥,美美地拍个照,哪里都能出片。如果时间充裕,坐上游船,消消停停地在碧波上发呆,再打个盹未尝不可,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。只遗憾错过了上午的土家山歌对唱,听说会有身着传统服饰的演员们在竹筏上对唱山歌,那原汁原味的歌声将古朴、厚重的乡土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,会让每一个听众都能感受到土家族文化的深厚和魅力。

斜阳西下,黄昏的黄水摇身一变,成了热力四射的辣妹。天上黄水大剧院在晚霞的装扮下,犹如一顶金色皇冠闪闪发光。广场上热气腾腾:几百上千人在这里汇集,各地语言、各种方言在这里漂来漂去。有儿童乐园,高耸入云的摩天轮,在上面可饱览全镇美景。傍晚8点左右,广场上的摆手舞开跳,这种土家族原始的祭祀舞蹈有千年历史,其气势磅礴、动人心魄,集歌、舞、乐、剧于一体,用来表现土家族人生产、生活和征战场面,堪称土家族民族史诗,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中心大舞台上放了几个大鼓,据说是石柱土家歌舞团的演员们在这里领舞,而台下的爱好者们上百人一齐载歌载舞,欢呼摆手,可谓壮观。单摆、双摆、回旋摆、边摆边跳,风格大方粗犷、雄健有力、自由豪迈,看得我摩拳擦掌,跃跃欲试。同伴也怂恿我跳一跳,不必担心自己是初学,跟着跳圈圈,图个新鲜欢喜。只可惜里三层外三层,把大舞台围了个水泄不通,我未能一试身手。那就去看一场土家族大型歌舞剧《天上黄水》吧,了解当地的历史,听听秦良玉沙场征战的鼓点,为虞君与盐水女神的爱情故事流泪。吃货也可以在广场附近尝到本土美味,找张木桌子,点上野生菌子宴、腊肉洋芋坨、土家非遗馓子肥肠、蔬菜豆腐汤,肆无忌惮地打打望,同样感受“身未动,心已远”的乐趣。

夏天去黄水,不要把自己当作过客,大胆地呼吸它的闲适和激情吧。这里山青、水秀、人纯朴,风清气凉,跳起舞来,诉说千年情。正如歌舞剧中所云:“天上黄水,清风徐徐,爽了每一位客人。康养石柱,阳光照耀,笑了每一寸土地。”

(作者单位:南岸区文联)

风/物/记

峨眉山的蝉声

冯忠良

来峨眉山避暑,住在五显岗,蝉声是一大特色。这里的蝉声从早到晚,此起彼伏,从不消停,不绝于耳。就连半夜也不清静,同样能听到丝丝的蝉声。

这里的蝉目中无人,就是游客如潮,人声鼎沸,它照叫不误。我行走在峡谷森林清溪旁的青石板小道,有时在空无一人的地方试着大吼一声,它依然我行我素,叫声不止,根本无视我的存在,似乎它才是峨眉山的主人。

这里的蝉可谓一鸣惊人。那声音,时而低沉,时而高昂;时而幽缓,时而急促;时而低吟浅唱,时而气势如虹;即使音调高尖,却显浑厚。似乎是蝉在不同方位的不同音调,在空谷中回响,组合成的绝妙的交响乐。这交响乐,足以让游客驻足。我带来有笛子、口琴,其吹奏水平自以为还行,曾在无人的峡谷一显身手,而此时却显得自不量力。因为,此时此地,于人于蝉,你吹奏得再好,也是噪音;音量再大,也压不过蝉音。就连百鸟既没有,也不敢在这里争鸣,何况人呢。有时我想,如果一人行走在峨眉山峡谷,听不到这蝉声,那会有多么的空寂、无趣和恐怖呀!

这里的蝉声何以如此特别?我百思不得其解,昨天再去清音阁,恍然大悟:峨眉山系佛教名山,是参禅悟禅胜地,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的蝉们,怎能不懂禅呢?它们的蝉声就是禅音,它们向游人表达的正是满满的禅意——人生苦短,何况蝉的生命周期不过几十天。苦也好,累也罢,不要闷在心里,发泄出来,开心就好!

一蝉独唱不成调,万蝉协奏是妙音。虽一蝉一音,单调枯燥;即使众蝉齐鸣,也只有震耳欲聋之效。若一蝉一调,在不同的时段协调发出,岂能不妙?正如人类,在社会协调下,各尽其力,一起和谐发展。

蝉声虽然难得,平台也很重要。试想,这里的蝉,如果没有峨眉山充满禅意的环境,没有空谷这个不需音响的舞台,没有天天往来的欣赏者,哪能发出如此美妙的禅音,又能有多少人欣赏!反思人类,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
昨晚在蝉声中入梦,见一列仙子从金顶飘然而至,并传来一曲空灵的天籁之音。细细听来,原来唱的是一首“五绝”：“秋蝉叫破天,峨眉可称仙;事事都知了,因他最悟禅。”

我忙迎上前去,她们却将我推开,直言我不是蝉,我不懂禅。正在尴尬之际,却被今晨的蝉声惊醒,忙记下此梦此诗此悟。

(作者系四川省南充市诗词楹联学会顾问)

诗/绪/纷/飞

果园港



殷妮

长江上游的山水之城,将一个芬芳的名字,衔在口中

河水的流向,是果园港的流向

果园港,钢铁的质地赋予它吞吐日月、雾岚的能量像一颗巨大的心脏,随汽笛鸣叫,一次次迸发出欢快有力的跳动。以水为脉集装箱,这多彩的细胞,封装茶叶、美食电子产品、机械……新鲜的给养,从果园港流向世界的趾端

世界是彩色的,果园港也是集装箱,拼出了一块大大的物流地图,你只需循着颜色去对应我对色彩的感知,源于某种强大的力量。在码头装卸如同点兵,步调整齐、庄重

列阵。自内陆,向中亚、南亚向欧洲辐射。只待一声汽笛召唤,出发去跨越山海去连通世界

世界是流动的,河流也是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心/香/一/瓣

怀念母亲



何丛花

我母亲名张成芳,她有兄妹共五人。犹记得母亲在2022年心脏病突发住院的日子,她的病房对面住着么姨张成香,两姐妹一碰面,牵着手红着眼眶相对无言,泪水无声地涌出来。陪伴母亲的那些日子,她常常回忆过去。小时候,她和么姨肚子饿得咕咕叫,实在受不了,在黑夜的掩护下,摸进地里面去摘生胡豆吃。遇到巡逻人员,赶紧跑到坟地里埋伏起来,等人走后再出来找吃的。她说不如此,难以熬过灾荒的年月。

母亲从来都对父亲很满意,瘦高的身材,鼻挺腿直,直到她病重还在回味那些曾经美好的甜蜜岁月:“他是垮头最帅的男人。”父亲习得一身好手艺,做篾活是生产队里数一数二的能手。他做的夹背、炭箕、斗槽、围席、簸箕、炭筛、米筛、背篋、葱篋等等,无不是市场上的抢手货。他还会打快板、打莲箫、敲锣打鼓、说唱等文艺节目,经常与万顺镇的那一队民间艺人参加政府组织的各项活动。犹记得土地分下户那年,母亲打量着自留地种植的绿油油、长势良好、整整齐齐的蔬菜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在暖阳下犹如一幅美丽温馨的图画。

一幕幕让我记忆犹新的画面闪现在脑海:在马路子的公路上,久别重逢的母亲,穿着粉嘟嘟的确良衬衣,明亮的蓝色牛仔布裤子,白皙漂亮的脸庞上一双大眼睛,有一抹晶莹,也有一抹惊喜;菜地里的丝瓜争先恐后地冒了出来,多得母亲把它们请回了家,帮它们脱了衣裳,一筒一筒地丢进大铁锅,给它们整了个热火朝天的蒸汽浴,出锅的菜品绿得清新,白得脱俗,原汁原味,令我们三姊妹吃得欢欣,吃得快活。我的第一条新裤子,是爸爸买回的蓝色染料和白布,在母亲的精心裁剪和缝制下成型的吊裆裤,让我在小朋友面前炫耀了许久,得意了许久……

小时候只知道新的就是最好的,长大了才知道心中在乎的才是最好的。那时候,母亲在乎着我们的在乎,现在的我们却来不及在乎她的在乎了。

我能深刻地感受到,母亲对我们的爱意从来没有消减过。大姐招婿上门,是她一力促成,考虑的是姐夫家弟兄多,田土不及咱们家里的肥沃,生产的粮食产量低,怕姐嫁过去挨饿受罪。对于年幼体弱的么妹,从小享受独家专宠似的“碗碗饭”,长大了也给她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结婚宴,就连生病住院了一个月都要探望好几次。

对于我,常常看到的是她眼里的担忧。我老公的家庭条件也不好,在母亲的眼里,他家虽然穷了点,小伙子长得还可以,看起来不是那种憨傻理不起家的人,于是同意了这门亲事。男方家住在万顺镇堰口村,虽然家门口就是大洪河,风景优美,田土却还瘦薄,母亲也担心我吃不饱穿不暖,常常接济我。就连我生大儿子坐月子的时候,她送来的礼物除鸡、蛋外,还有米、面。

至今回想起来,她收受我手中的钱物是屈指可数,都是发生在近年。人老了,便缺失了生存能力。生病了,又缺乏自理能力。做子女的,唯有这个时间段,才有机会补孝、尽孝。等他们去了,才明白,人这一辈子,付出那么多,除了自食其力外,基本上都是在为子女奋斗。对于父母,我们远远没有做到像父母爱我们那样爱他们,所以,一辈子所欠最大的人情,就是父母给予我们的恩情。

母亲,今年的正月十七日,您走了,我的心情整整低迷了两个多月。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,天天回想您的音容笑貌。我好想回到童年,和您一起下河洗衣裳;看着您为了让我上学不迟到,起早为我煮早饭;打了弄丢钥匙的我,却又抱在怀里安抚;不让我推磨,怕我摇晃了头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新诗学会会员)